

● 云中岳著

● 第三集

影

俠

紅顏



遠流教育出版社

云中岳小说专辑

侠影红颜

第三集

云中岳著

延边教育出版社

十六

今晚，屠夫鲁的家中戒备森严，连执役的人也带了兵刃，里里外外听候使唤的男女，也佩刀带剑神色紧张。

但黑衫客崔长青，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行动，出其不意深入腹地，出现在大厅。

他已多次光顾鲁家，能神不知鬼不觉进入，并非奇事，地势与警哨的位置他早就摸清了。

仆人正想继续盘问他，内厅门已有人出现，第一个入厅的是秃鹰仲谋。

崔长青泰然地背过身去，从容移向东厢门。

仆人们忽略了他，赶忙趋前迎接秃鹰。

秃鹰踏入厅中，向迎来的仆人称：“快准备，大爷即借客人到达。”

门内笑声入耳，屠夫鲁的大嗓门在叫：“少庄主请，请。”

双枪艾文琮踏入厅中，移在一旁向内伸手虚引笑道：“敖姑娘劳姑娘请。”

出来的是四个俏丽的年青女郎，胸襟上的血花图记极为抢眼。领先的敖姑娘闪在一旁，客气地含笑说：“少庄主先请，贱妾不敢当。”

崔长青眼都红了，转过身来徐徐举起金枪。灯光明亮，可看清他的相貌，灯光下，他虎目怒睁，冷电四射，俊脸上杀机怒涌，咬牙切齿气涌如山，金枪在他手中金芒耀目生花，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众人一怔，极感突兀。

包屹立如山，叫道：“你们都不要客气了，反正你们都进来的。”

秃鹰大惊，脱口叫：“少庄主的金枪。”

门内抢出大牯牛似的屠夫鲁，骇然叫：“是他，甘家的小长工……”

双枪艾文琮却脸色大变，一把夺过从人挟着的金枪，伸手拦住其他的人，独自上前沉声道：“黑衫客姓崔的，你还没死？”

黑衫客三个字，吓坏了不少人。

屠夫鲁却激怒得凶睛怒突，猛地冲出，双手箕张用“饿虎扑羊”招式疯狂上扑，一面厉叫：“还我的上万金珠来……”

枪尖徐降，指向屠夫鲁的胸口。

屠夫鲁天生神力，浑身横练刀枪不入，哪在乎小小的金枪？毫无顾忌地冲上，双爪箕张前扑。

“不可抓枪！”艾文琮急叫，挺枪抢出接应。

崔长青不用枪刺，向侧一闪，一枪挥出。“噗”一声响，击中屠夫鲁的腰脊，恍若电光一闪，奇怪绝伦。

“砰！”屠夫鲁扑地便倒，象倒了一座山，手脚猛烈地抽搐挣扎，想爬起却力不从心，腰骨断了。

刀枪不入的屠夫鲁，禁不起一击。

冲到的艾文琮晚了一步，没赶上，在八尺外止步，枪举起却不敢扑上出招。

崔长青举枪相问，冷笑道：“你进招吧，在下要用你自己的枪，取你的狗命，但却不当场杀你。”

艾文琮有点心虚，在对方冷厉的神色下打一冷战，强打精神说：“阁下，你真要和艾某作对吗？”

崔长青不予置答，阴森森地说：“你如果不进招，在下就不客气了。”

“阁下……”

“在下进招了，当仁不让。”

“咱们好好商量……”

“永康岗百余条人命，等你到阴曹地府商量。”

“哦！你为了那些贱民的贱命……”

崔长青冷笑一声，举枪追进，虎目怒睁，似要喷出火来。艾文琮情不自禁抽一口凉气，不自觉地向后退。

敖姑娘突然举步接近，冷笑道：“艾少庄主请退，血花会正要与这狂小辈算算帐，本姑娘要擒住他，带回香坛好好处治。”

崔长青吁出一口长气，激动的心潮逐渐平静，大敌当前，如不能保持冷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心神便不能集中，后果不堪设想。

他脸上因激怒而改变的神色，在徐徐恢复原状，冷冷地注视着眼前这位美貌如花，毒如蛇蝎的血花会女刺客，尽量放松情绪问道：“敖姑娘定是血花会中颇有地位的人，芳名肯否见告？”

敖姑娘冷冷一笑道：“你知道本姑娘姓敖便够了。”

“哦！你认为在下不配请问芳名？”

“本姑娘擒住你之后，你便会知道的。”

“姑娘不肯通名，这表示姑娘在血花会中，地位并不高，没有花蕊夫人的地位……”

“住口！花蕊夫人乃是外堂的人，怎能与本姑娘内堂执事相比？”敖姑娘不假思索地抢着说。

艾文琮毕竟老练些，急叫道：“敖姑娘，他在套你的口

风，摸你的海痣。”

崔长青大笑道：“艾文琮，你怎么说得如此难听？江湖道上，对妇道人家，不说摸海底，而是……”

敖姑娘红云上脸，羞怒之下，一声娇叱，以奇快的手法拔剑出鞘，身形骤进，剑吐千朵白莲，出其不意突起发难，先下手为强。

金枪长仅四尺六，不能双手用枪。崔长青枪当棒使，单手使枪，金芒一闪，“铮”一声崩开刺来的如山剑虹，斜身探入，一枪劈出，力道千钧。

敖姑娘被震得向侧飘，马步虚浮，还来不及稳住势，枪已光临旁侧，百忙中推剑急封。

金枪就在这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抽回，剑封不住，金芒再吐，“嗤”一声扎入敖姑娘的右肩井。

“哎……”敖姑娘骇然叫。

艾文琮大惊，飞扑而上叫：“接我一枪！”

枪攻崔长青的左肋，来势奇急奇猛，迫崔长青自救，以解救姑娘之危。

一声长笑，人影飞射，“砰”一声大震，人已破窗而出，一闪不见。

“快追！”有人大叫。

艾文琮心胆俱寒，竟不敢追出。

大厅中，失去了崔长青的踪迹，敖姑娘也不见，被崔长青带走啦！

全宅大乱，男女老少遍搜庄内外每一角落。

全庄火把通明，八方穷搜。

屠夫鲁腰脊的经脉已断，成了个连坐都成问题的废人，无法主持大局，由拜弟秃鹰发令搜查各处，并派人搜查庄外

的隐蔽角落。

崔长青却藏身在地底库房密室，谁也没想到他有那么大胆，都以为他躲在庄外的树林内，甚至猜想他已经溜之大吉了。

地底库房密室仅派一名警卫，库内的珍宝与金银，已被崔长青搬空了，用不着再派人看守啦。

警卫倚在墙角，被点了穴道，倚墙站立象在把守，直楞楞地成了个活死人。

一灯如豆，壁角下的敖姑娘冷汗彻体，脸色死灰，动弹不得。

崔长青一手控制她的牙关，一手找了一根小木条，顶在她的右肩并创口上，冷冷地说：“敖姑娘，你招了吧，熬刑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你也熬不了多久。木条插入创口，只消轻轻撬动，保证痛得你死去活来。拖久了，即使有仙丹妙药，也难免日后成为残废。在下不想如此折磨你，冤有头债有主，但你如果不肯合作，那就休怪崔某心狠手辣了。”

敖姑娘浑身在抽搐，虚脱地问：“你……你要我招……招什么？”

“我要知道花蕊夫人藏身何处？”

“你……休想……”

“真的？”

“你……你杀了我，也……也得不到口供……”

“好吧，咱们走着瞧，反正痛的是你，成残废也是你，在下并无损失。”

声落，木条插入创口。

“哎唷……住……住手……”

“你叫吧，外面听不见，你叫破喉咙也是枉然。”

“哎……我……我……”

“你熬不了多久的。”

“哎……我招……”

“好，我在听。”

木条虽已停止撬动，但敖姑娘仍感吃不消，浑身在颤抖，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大为不耐，再次喝问：“你说不说？”

“我……我说，但你……你得答应释放我。”敖姑娘痛苦地叫。

“在下保证释放你。”

“还有……”

“释放你是唯一的条件，其他免谈。”

“你……”

“你说不说，在下耐性有限。”

敖姑娘心胆俱寒，赶忙说：“我……我说，我说。”

“如果有一字不实，你将死得极惨。说！”

“她……她在……”

不久，他大踏步出室，扬长而去。

敖姑娘随后出室，向上爬，吃力地一步步爬行，终于她爬出了秘室的上端秘道门。

糟！铁叶门是由机关控制的，她不知如何开启。

“砰砰砰！”她全力拍门，并全力大叫：“开门！开门……”

上面没有人，人全到了庄门的练武场附近。

练武场地占地甚广，四周有驰道、梅花桩、擂台、练功房、沙袋架、跳坑……当然也有遮阴的树木。整座练武场，占了全庄三分之二的面积，人在这一带奔逐，有广阔的空间

足以施股

崔长青蹿抵练武场，吸引了全庄的人。

撤回搜索各组的警钟声传出了，先前出庄搜寻的人急急赶回，纷纷进入练武场。

崔长青并未拔剑。以金枪作兵刃，八方奔蹿，蹿至正南的练功房前，暗影中狂风似的冲出泰山五虎。插翅虎轻功提纵术最高明，到得最快，大喝一声，疯虎似的扑上，吐出一朵剑花，势如奔电。

崔长青挥枪急架，狂野地急封，“铮”一声暴响，枪剑相交，火星飞溅。

“哎……”他讶然叫，被震得飞飘八尺。

插翅虎一声狂笑，跟上又是一剑。

崔长青似乎右手难举，不敢用枪再封，挫身侧蹿，有意脱身。

斜刺里冲来独脚虎南宫威，大喝道：“小辈纳命！”

崔长青不敢接招，扭头撒腿就跑。

青痣虎一闪即至，大喝道：“留下命来。”

崔长青百忙中扭身仆倒，避过雷霆一击，着地奋身斜滚，远出丈外一跃而起，从西而夺路。

西而不远处，是一座高有八尺的梅花桩，桩丛中一声怪叫，躲在里面的三名青衣人迎面截住了，喝声震耳：“跪下投降，饶你不死。”

“铮铮！”崔长青全力架住了急袭面来的两剑，金枪几乎被震撒手，倒退三四步，扭头便跑。

五虎怎肯轻易放手？大叫着咒尾急追。

四面八方的人，皆向叫声传出处合围。

崔长青蹿近一株大树，脚下一紧，闪入大树下，突然踪

迹不见。

最先追到的艾文琮，大叫道：“这小辈上了树，大家先围上，再去把他追下来，他走不掉了。”

人纷纷赶到，火把通明。

上去两个人，久久在上面大叫：“怪事，不见有人。”

蓦地，北面传来了叫声：“拦住他，休让他逃了。”

果然是崔长青，正向东面狂奔。

十余名大汉叫吼着追逐，斜刺里蹿出两名血花会的女郎，双剑一分，大喝道：“此路不通，退回去。”

金芒分张，“铮铮”两声暴响，三人各向侧飘，势均力敌。

一声怒叫，秃鹰带了五个人急射而至，刀剑并举，势如排山倒海。

好手也怕人多，崔长青奋身一跃，远出三丈外，如飞面遁。

练武场四周已形成合围，插翅难飞。

崔长青左冲右突，八方游窜，无法突围面走，这些高手们也无法将他困住，人少则拼，人多则走，真也无奈他何。

奔逐半个时辰，被他先后击倒了八个人。

他到了西面，劈面碰上了飞掠面至的另五名女郎，显然不是先前敖姑娘带来的三名女伴。

火光下，看得真切。

后面追来的艾文琮高叫道：“陶姑娘，拦住那小狗！”

领先的女人，赫然是花蕊夫人陶永春。

花蕊夫人看清了崔长青的面貌，吃了一惊，猛地向四位女伴挥手叫：“果然是这小畜生，快上！”

四位女郎同声娇叱，拔剑飞扑面上，劈面拦住了。

崔长青眼都红了，金枪一引，狂冲而来。

四剑齐发，锐不可当。

金芒激射，枪发如电，镗入如山剑影之中，风雷俱发，各行雷霆一击。

“铮铮！”

“哎……”惊叫声乍起。

金芒倏敛，人影倏分。

“砰！”一名女郎摔倒在地。

“嗯……”另一名女郎以手掩腹，摇摇晃晃向前栽，也倒了。

另两名女郎如见鬼魅向后退，脸无人色，其中一人的剑断了一半剑身，是被金枪震断的。

崔长青游目四顾，虎目中杀机怒涌。

人群已形成合围，却不见花蕊夫人。

他咬牙切齿厉叫：“陶永春，在下等到你，你却逃掉了，我会找到你的，你逃不了债，你……”

艾文琮大踏步迫进，另八名大汉也举剑进击。

崔长青虎目怒睁，切齿道：“你。时辰到了。”

艾文琮大惊，心中暗叫：“怪事，这小子神色怎又安静下来，毫无惧态了。”

不远处。秃鹰仲谋排众而入，大叫道：“艾少庄主，小心他弄奸，先前他八方逃窜，却不向外逃，定然有极大的阴谋，不知他有何用意。”

崔长青向北一指，冷笑道：“你们看到远处那盏红色的灯吗？”

确有一盏红色的灯，似乎远在两里外。其实晚间灯光常误近为远，那该是里外的庄门北面，风水林梢的灯光，出现

得十分突兀，在左右晃动。

艾文琮有点醒悟，悚然地问：“那红灯是你留下的？”

“不是在下留的。”崔长青冷冷地说。

“那……”

“那是官兵打出的灯号。”

“什么？官兵？”

“你不信？”

“是鬼！”

“哼！你以为在下怕你们？你以为在下在此与你们捉了半个时辰的迷藏是好玩？”

“你……”

“在下是等这盏灯号。”

艾文琮毛发森立，大叫道：“秃二爷，派人出去探看……”

话未完，远处一枝蛇焰箭破空上升，扶摇直上，在半空爆炸，火星四下飞堕，片刻，方传来一声巨响。

“糟！”秃鹰跌脚叫。

艾文琮脸色大变，叫道：“化整为零，各自逃生。”

“哈哈哈哈哈！”崔长青狂笑，笑完说：“共来了两千官兵，全是三卫的糟锐，已完成合围，你们除非会腾云驾雾，或者土遁，不然谁也走不了。”

画角声传到，入耳惊心动魄。

人丛四散，胆小的人已不待吩咐，先一步溜之大吉，逃命去了。

艾文琮扭头飞扑，走了再说。

崔长青一闪即至，大喝道：“转身！阁下。”

喝声如在耳后，艾文琮大骇，大喝一声，大旋身一枪飞

掷，顺势拔剑。

金枪落空，破空飞走了。

崔长青并未站在身后，而是屹立在身左不住冷笑，手中的金枪斜指，阴阴一笑道：“你必须还在下一枪，你已没有机会了。”

艾文琮心胆俱寒，扭头狂奔，一面狂叫：“快来助我，快来……”

秃鹰早就不见了，人已四散逃窜，只剩下他一个人啦！谁来助他？

崔长青紧跟在他身后，一面追一面叫：“阁下，永康岗百余条冤魂，正在等你偿命，向你索命呢！”

他全力狂奔，奔近西北角的庄墙。

崔长青仍在他身后，怪腔怪调地叫：“还我命来！还……我……命……来……”

他毛骨悚然，奋力一跃上墙。

崔长青站在下面叫：“跳呀！老兄。”

他怎敢向下跳，惊得血液象是凝住了，站在墙头发僵，发抖。

外面的田野里，火把通明，可看到左近有不少马队，每队约有六十骑，全是箭手挠钩手。

有三名大汉正从两队之间的空隙中，飞掠而走。

弓弦狂鸣，箭如飞蝗。

三名大汉发狂般蹦跳，惨叫着摔倒。

崔长青在下面招手叫：“下来吧，与在下一拼，你还有机会。”

他一咬牙，回身向下跳，扬剑恐惧地叫：“阁下，咱们好好商量。”

崔长青金枪轻晃，冷冷地问：“商量什么？”

“我……我把胡姑娘退回给你。”

“还有吗？”

“我给你上万金珠。”

“还有吗？”

“家师的虚无派成立时，委派你任山门掌旗。”

“还有吗？”

“子女金帛，任你取求。”

“还有吗？”

“你……你不能太贪心……”

“还有吗？”

崔长青仍然只问三个字。

艾文琮总算明白被对方愚弄了，羞怒地叫：“你到底想要什么？”

崔长青哼了一声道：“只向你讨一样东西。”

“是什么？”

“你的一条腿。”

艾文琮大吼一声，一剑点出叫：“你这该死的狗东西。”

崔长青连换两次方向，冷笑道：“识相些，老兄，要一条腿，已是天大的便宜了。瞧冤魂在向你索命了，你身后……”

艾文琮打一冷战，扭头观看。

身后鬼影俱无，崔长青又叫：“瞧，右边，有五个冤魂。哦！是五十个……”

艾文琮狂叫一声，撒腿狂奔。

金枪破空而飞，崔长青的叫声刺耳：“还你一枪。”

枪贯穿右膝弦，“砰”一声大震，艾文琮摔倒在地，全

力狂叫：“放我一……马，我……”

崔长青已经走了，形影俱消。

马队已攻破庄门，人马来势如潮。

艾文琮坐倒在地，哀叫着拔取贯在膝弯的金枪，痛得昏天倒地。最后，枪终于拔出了。但当他定下神，正想取金枪药裹时，看到了三把光闪的挠钩。

他本能地伸手，急抓放在身旁的长剑。

晚了，三把挠钩搭住了他，一钩中肩，一钩中腰，一钩中腿，拖死狗似地将他拖走了。

同一期间，大队官兵南下，直趋福寿山庄，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连剿虚无派未来的山门。

真定府在短期间中，连出两大奇案。飞豹郝天雄的奇案已经骇人听闻，再加上永康岗百余条人命，后果不问可知。知府大人丢了乌纱帽，大小官吏跟着遭殃。

屠夫鲁、秃鹰、泰山五虎、艾文琮、血花会的几个女人……一大群，全成了死囚牢中的待决之囚。

崔长青失了琮，徐巡检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却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林白衣兄妹三人，盯紧了徐巡检的消息。

谣言满天飞，这件案子崔长青也脱不了身，原因是屠夫鲁受审时，招出被崔长青窃去上万金珠的事，官府下令追赃，崔长青也成了案中案的嫌疑犯。

幸好有徐巡检从中斡旋，崔长青总算未列入海捕公文的嫌犯名单。

崔长青早就离开了真定府，离开了这处伤心之地。永康岗百余男女之死，给予他心灵的创伤极为深重，他深深地自负，不该大意放松，如果他及早向屠夫鲁下手，甘家怎会遭

受灭门惨祸？

他深陷在自疚自负的痛苦深渊中，不能自拔。

为了等候徐巡检请兵包围盛板村，他只好与艾文琮一群人周旋，尽量拖延时刻，并吸引了所有的人，以便让官家一网打尽这些人性已失的凶徒。这一来，他不得不忍痛放弃追捕花蕊夫人的好机会，三眼韦陀三个人的仇恨，比起永康岗百余条人命，后者要严重得多。

离开盛板村，他回城追踪花蕊夫人。但他失望了，失去了追寻的线索。

怀着内疚的心情，他心乱如麻离开了真定。

他开始转变，开始自虐。自消闭上眼睛，他便觉得眼前出现了百余名七穴流血的男女，由甘家兄弟率领着，向他伸出双手狂叫救命。

一连三天，他被幻觉折磨得快崩溃了。

三天三夜，他不曾合眼。在他的感觉中，他似乎这几天比三十年还要漫长。

他的性情在转变，变得偏激、暴烈、自怜、敏感，短短的三天，他象是换了一个人。

这天近午时分，他出现在福寿山庄的庄门外。

福寿山庄已面目全非，四周的梨林只剩下一些焦黑的半截树干，成了一片灰烬。山庄的房舍亦荡然无存，仅留下一些断瓦颓垣，和大堆的焦炭残木；显然，官兵曾经用火攻。

瓦砾场附近，散布着一些断刀、残剑、秃枪、变了形的箭……还隐约可看到一滩滩血迹，说明了这一带曾经过一场惨烈的血战。

他木然地盯视着瓦砾场，久久，久久，方冷然转身，重新北上。

这天近午时分，一个穿了肮脏黑衣，身材高大，脸色阴沉的人，背了一个大包裹，踏入了城郎堡。

这位仁兄脸色显得年青，但不修边幅，上唇刚留的细乱胡须，把人衬得老了几十岁。他那一双冷漠阴森的大眼，不时放射出阴冷迫人的光芒。他，就是心情不安性情大变的崔长青，眼神中经常显视冷漠、偏激、不信任等等复杂表情，象一头受过创伤，对任何事物皆怀有敌意的金钱豹，浑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他的腰带上，插了一把连鞘长剑，步伐坚定，神色冷漠，旁若无人地踏入堡门。

城郎堡自上次闹贼之后，堡民们余悸犹在，对任何途经此地的陌生人皆怀有三分敌意。

由于崔长青身材高大，脸色阴冷，一脸落魄像，而且带了剑，堡民们更是心中耿耿，全用怀疑的目光盯视着他，但却没有人敢出头拦住他盘问。

两名门丁站在阶上，叉腰屹立不友好地盯视着他。

他到了阶下，冷冷地瞥了两名门丁一眼，徐徐解下包表，向石级上一丢。

一名门丁不识相，跨步而下沉声道：“走开！午膳后再来。”

他向对方注目，锐利阴冷眼神，令门丁悚然而惊，情不自禁打一冷战，连上两级石阶。

“为何午膳后再来？”他冷冷地问。

门丁发觉另一同伴已到身侧，胆气一壮，大声说：“咱们尚未进食，那来的残羹冷饭打发你？”

他冷笑一声，原来对方把他看成讨饭的花爷子了，真是狗眼看人低。